

箬竹的占有欲

前年,我将老家门前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进行了净化、美化,砌起围墙,要将其打造成一个回老家小住时放松身心的私家庭院。

去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时,我特意在老家多待了几天,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庭院着意打扮一番。在预留的位置上,我种上几棵最能体现家乡特色的荔枝、龙眼树,还沿着围墙内的四周花基,种上了桂花、茉莉花、九里香、茶花等花木。花木长势喜人,每次回到老家,置身庭院里,我都喜不自胜。兴奋之余,我还写了一篇散文,记述自己内心的感想和感触。

宋代大文豪苏轼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我对此深有同感。去年清明上山祭祖时,看到山上一片茂盛的箬竹,纤纤的竹茎,青青的叶子,不高不矮,惹人喜爱,很适合庭院种植。于是,我挖回 6 枝竹子,种在一面围墙花基的中段,



期待它能给我带来清新脱俗的感受和写作灵感。

箬竹不负我的期望,从山野来到庭院不久,就适应了新的环境,底部次第冒出小指大的笋,让我欣喜无比。不过,令人意想不到的,它的生长速度极快,大约半年工夫,就长出了 20 多枝竹子,且根系伸到的地方,也不时有笋破土而出,在让人高兴的同时,也隐隐约约感到担心和害怕,若由着它的性子这样疯长下去,这

面围墙的花基都会被它占领。这是我不允许的,更不是我要的结果。这时,我也发现在它左右两边、相隔 1 米多的那棵桂花和茉莉花,与同期种下的另两棵不同位置的桂花和茉莉花相比,长势明显缓慢,尽管我多次给它们培土、施肥,也无济于事。

经过反复观察,我断定是箬竹根系过度扩张惹的祸。当时,我就想把箬竹铲除掉,但念及文人的爱竹情结,又于心不忍。为难之际,我采取了一个措施,在其左右两旁,各挖了一条近 50 厘米的深槽,直立埋下一块瓷砖,阻挡其根系的过度延伸,并清除了过长根系,要将其限制在自己的领地生长。

我想,这样它就会乖巧听话,明白主人的意思了。可事实并不是如此,它还是不安分守己,似乎还在报复主人。今年清明节回家时,我看到它的根系不但没有收缩,反而越过

了相邻的桂花和茉莉花底部,冒出几行密密麻麻的笋,高者已达 15 厘米,正在准备开枝散叶。我十分恼火,因为它违背了我的初衷。我要的是百花齐放,而不是一枝独秀。我决定忍痛割爱,把它彻底铲除,同时探个究竟。

当我把两块瓷砖挖掉时,便发现了其秘密。数条筷子大小、一节连着一节的根,竟然毫无节制地从瓷砖底部或缝隙穿过。为此,我花了大半天时间,才把箬竹及其根系逐一清除,还其他花木一个不受干扰的生长环境。

回想起箬竹从种植到被铲除的过程,我的感触颇多。箬竹无休无止的占有欲,是由生长习性决定的,本身无可厚非。但在特定的环境下,却不能坏了规矩,任性甚至野蛮地占有。凡事皆有度,欲望过度膨胀就会招致祸患。

陆悦/文

“圣相”李沆挨骂

北宋宰相李沆有“圣相”之美誉,却在京城街头遭一布衣书生当众责难。那日下朝路上,一位青年直指李沆位居宰辅却行事保守,甚至激愤地质问:“若不能为百姓谋福,何不辞官让贤?”侍卫忍无可忍,上前驱赶书生,但被李沆一把拦住,任由对方将满腹愤懑倾泻殆尽。

对书生这股“伤害性不大,但侮辱性极高”的操作,李沆并不在意,回到家中该吃吃该喝喝,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。

多年之后,书生高中进士也当了官,这才体会到“圣相”的不容易,想起当年之事自感惭愧,前去请罪。李沆扶起他,笑道:“我从没把那事放在心上。”

史书记载,李沆书房常年悬挂着范蠡的泛舟图。相比这位辅佐越王勾践的谋臣,在功成名后就选择急流勇退,李沆的处世之道更显厚重——他深知居庙堂者最忌刚愎自用,真正的定力不在屏蔽非议,而在纷扰中守住本心。遭遇年轻书生的尖锐指责,他听得到锋芒里的赤诚;面对后

辈的负荆请罪,他看得见人性中的成长。纵观古今,多少人因一句批评暴跳如雷,为半分质疑耿耿于怀,而李沆告诉我们:成大事者,从不在掌声中迷失,更不会在骂声里崩溃。真正的强大,是听得见谏言,容得下指责,在惊涛骇浪中,始终锚定人生的正确航向。

张希/文

人生如同花开

春天来了,我来到公园,竟惊奇地发现,玉兰花、桃花、杏花、迎春花都已开放,露出了美艳的花容。置身花海之中,我忽然想到了爱花、育花的柳姐。柳姐是我的邻居,曾是一名园艺职工,虽然患有小儿麻痹症,却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。退休后,她在自家小院里种植了不少花草,供自己和邻里观赏。柳姐不但花养得好,心态和人品也好。凡有求教者,她都不厌其烦地悉心传授养花经验,还常常向邻里赠送自家养的花卉。

有一位邻居患病后情绪低落,柳姐得知后,便热心开导劝解,并以几盆

盛开的鲜花相赠,嘱其不要自己吓唬自己,平时要多看看花、多想点儿开心的事。后来,这位邻居的病真的渐渐好转,还专心和柳姐学起了养花技艺。

柳姐虽然身有残疾,但凭借自己的热心和真诚,赢得了邻里的尊重与信任。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生活中难免有不如意,但不能自己和自己过不去。要像花一样把笑容挂在脸上、开在心里。”

细细想来,人生还真的像花一样,也许每个人的花期不同、馨香有别,色泽也会有所差异,但总是会绽放的。

田申/文

老师

一天晚饭后,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女儿在小镇上兜风。她突然指着天空中的云朵对我说:“爸爸,看那些积云,它们是不是很像棉花糖?”

如果不是她的话中出现了一个专业术语,依照往常,我肯定会笑着回应她,真是个小吃货,看啥都像吃的。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,那片云确实宛如绵密的棉花糖。

我好奇地问她:“你说的‘积云’是



什么意思?”她指着天空解释道:“这些,这些都是积云,那些厚厚的、一团团的就是。”我追问: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她回答:“是老师教的。”我再问:“那你还知道哪些类型的云呢?”她列举道:“还有层云、火烧云、鱼鳞云……”

听到这些,我感到惊讶。因为对我而言,云就是云,从未深究过什么是积云,什么是层云。在惊讶之余,我不得不承认,那一刻,我的女儿成了我的老师。

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所言:“生乎吾前,其闻道也固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;生乎吾后,其闻道也亦先乎吾,吾从而师之。”无论年长还是年轻,只要他们的知识超越了我们,我们就应该虚心学习,视他们为师。

叶余/文

